



| 海军题材中篇小说集 |

核潜艇 艇长

李忠效
★
著

郭健康没想当将军，就想当个好士兵。
结果士兵当得一出色，就一步步成长为潜艇基地最年轻的艇长了。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

| 海军题材中篇小说集 |

核潜艇

艇长

李忠效★著

Ⓛ 辽宁人民出版社

© 李忠效 2015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核潜艇艇长 / 李忠效著. — 沈阳: 辽宁人民出版社, 2015.2
ISBN 978-7-205-08215-4

I. ①核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037447号

出版发行: 辽宁人民出版社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: 110003

电话: 024-23284321 (邮 购) 024-23284324 (发行部)

传真: 024-23284191 (发行部) 024-23284304 (办公室)

<http://www.lnpublish.com.cn>

印 刷: 辽宁奥美雅印刷有限公司

幅面尺寸: 185mm × 260mm

印 张: 14.5

字 数: 290千字

出版时间: 2015 年 2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: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时祥选

装帧设计: 先知传媒

责任校对: 高 辉

书 号: ISBN 978-7-205-08215-4

定 价: 30.00元

目录

CONTENTS

核潜艇艇长 / 001

深海 / 028

潜艇老兵 / 063

军港的夜啊静悄悄 / 086

独子新兵连 / 112

蛙人 / 140

鸽子海 / 170

扫雷舰舰长 / 194

后记 / 225

核潜艇艇长

—

郭健康从常规潜艇艇长调到核潜艇上当艇长的时候只有30岁，是当时潜艇基地最年轻的全训艇长，再加上他长得虎头虎脑，有人称他是一员年轻的“虎将”。因为年轻，缺少历练，还没学会圆滑处世，有时候他那股“虎”劲儿一上来，还是蛮威风的，他原来所在的常规潜艇，就被他带得虎虎生威，充满生气。可是到了核潜艇上，“虎将”遇到了一个“牛兵”——很牛的兵——受到了“牛气”的挑战。

“牛兵”叫牛三强，是88艇员队的老兵，军龄比郭健康还长一年，郭健康已经干到正团了，牛三强仍然是个大头兵。核潜艇是高科技兵种，志愿兵（后来改称士官）很多，工资待遇不低，可毕竟还是个兵啊！牛三强身材魁梧，块头很大，壮得像头牛，人送外号“老公牛”。

牛三强技术不错，能吃苦，关键时刻能冲得上去，曾经立过两次三等功，就是脾气有点倔，不大听招呼，在艇上闹得很厉害，用他的话说：“谁怕谁啊？杨碧辉我都不怕，郭健康算老几！”

杨碧辉是潜艇基地司令，曾经是牛三强的老艇长，对牛三强比较欣赏。牛三强因此有点忘乎所以。基地司令他都不怕，自然不会把一个军龄比他还晚一年的艇长放在眼里。

核潜艇部队一般是两套人马一条艇，半年或者一年轮换一次。郭健康到88艇员队之前，艇员队正在轮休，没有艇，也没有艇长，政委准备转业，忙着到处找工作，副长、副政委不大管事，全艇处于群龙无首状态，艇员的组织纪律性较差，缺少服从意识，战士顶班长，班长顶军士长，军士长顶部门长，部门长顶艇上领导，整个艇员队乱哄哄的。更有甚者，艇员队有多名战士被当地女人拉下了水。当地的民风不是很好，周边村子的一些女人因为贪图小便宜，喜欢与核潜艇上的水兵勾勾搭搭，水兵把艇上发的水果、罐头、巧克力以及不穿的胶鞋什么的，送给那些女人，一双胶鞋就能求得一夕之欢。事情败露以后，整个潜艇基地一片哗然。

郭健康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走马上任的。基地杨司令把他叫到办公室，对他说：“这个艇现在挺乱的，需要好好整顿整顿。下一步，艇员队要到船厂去接新艇，这个样子怎么行？你必须尽快把全艇的精神面貌改变过来！”

郭健康以前在常规潜艇当艇长的时候，行政管理比较严格，他的艇是海军先进单位，也有人说郭健康抓行政管理比较“愣”。郭健康认为，抓行政管理，太温和了不行。大概这也是基地司令派他去整顿 88 艇员队的原因。

责任重大，郭健康不敢怠慢。他向司令员提了一个要求：“让 87 艇员队提前把艇交出来。我要在出海训练中抓组织纪律性。光是坐在家里整顿，没事干不行。”

杨司令答应了他的要求。

郭健康上任后不动声色地观察了一个星期，寻找整顿的突破口。他在全艇军人大会上宣布：“军队最重要的是一切行动听指挥，一个艇，要有规矩，我来当艇长，就要立个规矩。从现在开始，战士不能顶班长，班长不能顶军士长，军士长不能顶部门长，部门长不能顶艇上领导。谁顶了，就要在顶的那个范围内作检讨。”

很多人觉得好笑，认为他口气太大。艇员队的干部战士资格都比较老，部门长、军士长当兵都比郭健康早，有人私下议论：“这个家伙小新兵蛋子，还牛了巴叽的！”

牛三强也在下面说：“谁怕谁呀？还检讨！检讨个尿啊！”

郭健康决定就拿牛三强开刀。

不久，艇上发生了一件事，牛三强自己撞到郭健康的“枪口”上了。那天，机电长组织本部门的艇员上艇维修机械，码头离宿舍很远，需要乘汽车。集合的时候，牛三强站在右边一列的排头，带队的部门长白金满让左边一列先上，牛三强认为右边一列靠车近，应该他先上，部门长却让左边一列先上车，是故意给他难看。另外，先上车可以找个好座位。

牛三强说了一声：“上！”接着就冲上去了。

白金满大喊一声：“谁敢！”站在牛三强后面的人就没敢上去。

牛三强上去找个最好的座位坐下，白金满喊他下来，他脖子一梗：“为什么要下去？”

当时郭健康正好站在宿舍门口，清楚地看到了上面的一幕。

车上只有牛三强一人，其他人都站在下面，白金满和牛三强僵持了好几分钟。这时郭健康走上前，对牛三强说：“你下来。”

牛三强看看郭健康，坐在那里仍然不下车。

郭健康对白金满说：“今天不上艇了。”

白金满宣布队列解散，大家散开以后，牛三强独自坐在车上，像个傻子一样，显得有些尴尬。今天不上艇了，他抢占的好座位已失去意义，只好灰溜溜地下了车。

郭健康严肃地对他说：“我说过了，顶了部门长要做检查，要在部门做检查。”

牛三强把头一扭，像是没听见。

郭健康对白金满说：“你跟他谈。必须在部门大会上检讨！”

白金满面有难色地看看郭健康，没说什么。其实他是有些怵牛三强的。

二

常言道：兵熊熊一个，将熊熊一窝。郭健康则认为，在正常情况下，太熊的人只能当兵，难以成将，因此“熊一窝”的事情不大会发生。当然，非正常情况除外。郭健康的这个观点曾经得到很多人的认同。他是个善于“逆向思维”的人，他经常会从人们习以为常的事情中发现问题。比如，很多人喜欢据说是拿破仑讲过的一句话：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。他则认为，太想当将军的士兵也不是好士兵。都想当将军，士兵的活儿谁干啊？

郭健康没想当将军，就想当个好士兵。结果士兵当得一出色，就一步步成长为潜艇基地最年轻的艇长了。

对于郭健康来说，从常规潜艇到核潜艇，是一个重大的人生转折。一开始他并不愿意上核潜艇工作，原因很简单，他瞧不起核潜艇。

中国的核潜艇部队是他当兵的时候才开始组建的，当时正值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核潜艇的建造与核潜艇部队的建设都受到很大影响。十年后，到郭健康当上常规潜艇的艇长，核潜艇部队几乎还处于起步阶段，一是艇少，二是故障多，各艇员队不能正常安排出海训练，老是停留在一、二号科目上打转转，没有一个艇员队完成全训；不完成全训，就不能担任战斗值班。那时的常规潜艇是海军的主战部队，常规潜艇的艇长都有点看不起核潜艇。

郭健康所在的常规潜艇隶属于核潜艇基地，之所以为核潜艇基地配备常规艇，就是为了弥补核潜艇少、艇员出海少的不足，让那些核潜艇艇员经常出出海，保保鲜，免得在岸上待久了都变成“干鱼”。郭健康完成全训之后，准备调到常规潜艇支队去工作，当时他的想法很简单，认为常规潜艇的发展空间要比核潜艇大。他和岳父的秘书谈过这个想法，岳父的秘书说，可以帮他和有关部门打个招呼。他的岳父曾经是舰队司令员，老红军，很慈祥很朴实的一位老人，机关干部都很尊敬他，虽然已经离休多年，却仍然很有威信，不像现在有的干部，刚下台就没人愿意理他了。老司令平时很少给机关添麻烦，更不会提让人家难办的问题，所以只要他有什么事情，大家还是很给他面子。

基地杨司令找郭健康谈话，对他说：“基地本来不想让你走，但是你岳父是舰队老首长，我们都很尊敬他。他的秘书打了招呼，我们研究了，准备放你走。”

郭健康最不喜欢别人在他面前张口闭口提他的岳父，他不想让人觉得他的进步都是仰仗了岳父的背景。尽管他很想离开核潜艇基地，一分钟前还很想走，然而一听杨司令跟他说到他的岳父，就马上就改了主意，对杨司令说：“我不走了。”

杨司令并不感到意外：“你决定不走了？”

“我决定不走了。”郭健康态度坚定地回答。

杨司令当然很高兴，脸上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。其实他深知郭健康的性格，故意用这样的话激他，让他上钩。不管怎么说，郭健康大话说出去了，不能再收回来，就这样，他有些无奈地留了下来。一句赌气的话，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走向。

周末回到家里，他和妻子谭丽媛说了他的临时决定，谭丽媛批评他说：“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么说变就变了？这样会让基地领导觉得你思想不成熟。”

郭健康无所谓地说：“就是不成熟，也比被人说是在岳父的影响下进步要好一些。”

谭丽媛问他怎么回事，他就把基地杨司令找他谈话的经过说了一遍。谭丽媛讥笑他说：“你上他的当了！他肯定是想留你，又怕留不住你，就故意拿我父亲说事，让你自己改变态度。”

郭健康点点头：“我从杨司令的那个微笑中能看出这层意思。不过我认了，起码这是我自己选择的道路，不是别人安排的。”

“你就这么急于摆脱我父亲的影响？”

“是的。你不是我，你无法理解我的心情。”

“你是不是后悔娶了我？”

“那倒不能这么说。”

当初，郭健康在潜艇学校副班长班学习，谭丽媛是学校共同科目教研室的教员，刚刚从地方大学毕业分来潜校不久，还没有男朋友，她的目光就落在了那些年轻学员身上。到副班长班学习的都是海军潜艇部队的佼佼者，海军事业的栋梁之材。在这群年轻才俊之中，她瞄准了郭健康。这小子不但人长得帅，学习成绩也非常优秀。她听人说，两年前来潜校的部门长班学习，学航海长专业。由于他各门功课成绩都是第一名，毕业后回到潜艇支队，别人是任副航海长，唯有他被任命为航海长。他只干了一年航海长，又进潜校的艇副班长班学习。当时一共有八门专业课，他每门考试都拿100分，又是全班第一。第二名和他的分数差距还很大，潜校破天荒地专门为他举办了一个学习成绩展览。这个展览有一个最热心的参观者，就是谭丽媛。她几乎每天都会去看一遍。

在郭健康毕业离校之前，谭丽媛向他发出了一个爱情信号：请他去看一场“内部电影”。那时候能看一场“内部电影”是一件很诱人的事，如果是别人邀请他，他肯定就去了，但是一个身份背景都让他望而却步的姑娘请他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他犹豫再三，婉言谢绝了她的邀请。在此之前，就有人提醒他，谭教员看他的眼神

有些特别，他自己倒没感觉到。这次邀请证实了别人的猜测是正确的。他没有接谭丽媛抛来的红绣球，不是没看上她，而是她的背景让他感到有些压力。

郭健康的父亲是个县级干部，而谭丽媛的父亲是舰队司令，1955年授衔的老中将军，两家背景悬殊。郭健康认为，在婚姻生活中，背景的悬殊会导致性格上和生活习惯上的差异，这种差异将直接影响到家庭生活的质量。后来，谭丽媛的父亲谭正道知道了这件事，碰巧一个老部下认识郭健康的父亲，谭正道就委托这位老部下当中间人，去做郭健康父亲的工作。中间人对郭健康的父亲说，谭司令家规严，家风正，女儿谭丽媛人也很朴实，可以让郭健康和谭丽媛接触一下，谈得来就谈，谈不来就算了。就这样，郭健康才与谭丽媛开始接触。后来郭健康发现，谭丽媛确实不错，温柔细心，善解人意，没有那种出身豪门的骄横和造作。郭健康认为，男女之间的交往，一个最基本的感觉，也是最高的境界，就是彼此要心里舒服。他们找到了这种感觉，于是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但是，结婚以后，一直有一个阴影罩在他的心上。他是基地最年轻的艇长，有人认为他之所以进步这样快，都是因为他有一个背景显赫的岳父。他感到委屈，甚至觉得受到了侮辱，所以谁要是在他面前提到他的岳父，他就跟谁急。基地杨司令正是利用了他的这个心理，成功地留住了他。

三

牛三强顶撞部门长事件的第二天，白金满向郭健康报告：“牛三强不检查。”

郭健康冷着脸说：“你再跟他谈，叫他在全艇做检查。给他升格。”

白金满看看艇长，没敢吭声，默默走开了。

郭健康侧面了解到，牛三强之所以这么牛，除了他的个性因素，还有一个原因，他和基地政治部副主任梁公颐是老乡，而梁公颐原来在常规艇上当政委时，曾和郭健康一起搭过班子。梁公颐资格老，有些倚老卖老，艇上的一些涉及干部战士切身利益的事情如战士入党、提干、上学等，他都是一个人说了算，一旦处理不公，就会引起大家的不满，为此，郭健康和他交换过意见。他以郭健康调来当艇长时间短、不了解情况为由，拒绝接受郭健康的意见。郭健康强调，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，要搞“群言堂”，不能搞“一言堂”。梁公颐火了，两人叮叮当当干了起来。后来梁公颐到基地领导面前告状，说郭健康野心很大，一到艇上就“争权夺利”。基地领导专门找郭健康谈话。郭健康得知梁公颐到基地告状，非常恼火，坚决表示不和他共事，基地领导发现二人的矛盾不可调和，只好将梁公颐调开，送海军学院学习，因为他资格老，从海军学院回来后被任命为基地政治部副主任。

郭健康分析，牛三强敢和他叫板，很可能仗了这层关系。他暗下决心，一定要

把牛三强这个“刺儿头”给剃了！让所有的人都清楚，什么关系也没用，除非把他这个艇长撤了。他知道，全海军的核潜艇艇长也就那么几个，不是什么人说撤就可以撤了他的。

白金满找牛三强谈话，再次碰了钉子。他回来向郭健康状况报告：“牛三强还是不检查。”

郭健康说：“停止他的工作，不要他上艇了，用不着他积极。你再找他谈。”

白金满说：“艇长，我谈不了。”

郭健康说：“你谈不了我来谈。你部门长干不了的事，只好我这个艇长来干了。你去把他叫来。”

不一会儿，牛三强来到艇部，对郭健康说：“艇长，你找我？”脸上带着笑容，仿佛艇长叫他来是有什么好事。

郭健康笑脸相迎，让他坐下，然后说：“牛三强，听说你很牛啊！根本没把部门长和艇长放在眼里啊！”

牛三强愣了一下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
郭健康接着说：“我现在以艇长的身份和你谈话，不是以郭健康的身份。我在其位，就要谋其政。我个人跟你牛三强没有过不去的事，但是艇长今天要和你过不去了。”

郭健康收敛了笑容。他那张有棱有角的脸庞严肃起来还是很威严的。牛三强的表情也随之严肃起来，丝毫没有了嬉皮笑脸的痕迹。

“论资历，你军龄比我还长一年；论表现，你能干活，能吃苦，立过两次三等功。你是主机军士长，主机班带得也不错。但是，你违反了纪律，就要检查，你必须在全艇做检查，消除不良影响。”郭健康冷冷盯着牛三强的眼睛，口气是不容置疑的。

牛三强意识到郭健康和他较真儿了，半晌没说话，像在想对策。他没敢看郭健康的眼睛，把目光移向旁边。

“我已经通知你们部门长，停止你的工作。”

“凭什么？”

“就凭你顶撞领导，不服从指挥。”

“不就是昨天上车抢个座位吗？多大点事啊！”

“这个事，说大就大，说小就小。道理我就不说了。你回去想想吧，什么时候想好了，给我回话。你走吧。”

牛三强站起来，态度有点软，用求和的口吻说：“艇长，能不能不做检查，我从来没做过检查。”

郭健康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从来没做过检查也不行。不管你有什么背景，不检查就不准上艇。我作为艇长，这点权力还是有的。我讲过了，就得这么办！”

牛三强说：“如果我不办呢？”

郭健康说：“你不办？我可以告诉你，我马上召开支委会，讨论对你的处分。可能不只是警告处分，会更严重。这个处分对你是什么后果呢？你应该明白，你调级要受影响，你复员以后找工作要受影响，人家一看你的档案里有一个因为不服从领导受的处分，谁会要你？”

牛三强听到郭健康给他列举了处分之后的种种不利局面，害怕了，脸色煞白。他问：“有没有余地？”

郭健康说：“没有余地。我限你两天时间，把检查给我写出来，写得不好也不行。”

牛三强一看没办法了，只好回去写了个检查，很快就交上来了。郭健康一看，不太深刻，严肃地对他说：“你这个检查通不过，必须重写，检查不好照样给你处分！”

牛三强彻底被郭健康打败，再也牛不起来了。他诚恳地表示，一定深刻反省，好好检查。

郭健康对白金满说：“明天召开全体军人大会，牛三强做检查。”

白金满很意外：“哎哟，艇长，牛三强不可能做检查，他怎么可能做检查呢？”

郭健康说：“他已经答应做检查了。”

白金满不放心：“哎，艇长，他肯定要在会上给你出洋相，让你下不来台。”

郭健康泰然自若地说：“那就让他出吧。”

不但白金满不相信牛三强会做检查，艇上很多人都不相信他会做检查。后来牛三强在军人大会上认真做了检查，检查还挺深刻，最后竟然出现哽咽，大家深感意外，纷纷说：“牛三强做检查，新鲜！”

从那以后，全艇上下都知道郭健康这个艇长虽然年轻，但能力不差，和他较劲，没好果子吃，一个个都变得老老实实的，组织纪律性大大提高，令行禁止。

四

牛三强被郭健康“降伏”了，郭健康说牛三强那句“不管你有什么背景，不检讨就不要上艇”的话也不胫而走。“背景”是指谁？有人猜测是指梁公颐，甚至穿凿附会，把他们过去曾经有过矛盾的事也扯了出来，说他整牛三强是冲着梁公颐去的。这些话传到郭健康的耳朵里，他只说了两个字：扯淡！

他有很多正经事要做，没工夫去理这些“八卦”。但是梁公颐听到这些闲话，却把它们装到心里去了。不久发生一件事，让梁公颐有了“回敬”郭健康的机会。

艇上核反应堆的操纵长顾吉祥，是基地先进典型，曾多次荣立三等功，当时《中国青年》《解放军生活》杂志等多家青年报刊联合发起“祖国为边陲优秀儿女挂

奖章”活动，顾吉祥被列为候选人，可他却不想参加。郭健康刚到这个艇员队不久，他就向郭健康提出，他不想干了。他很诚恳地对郭健康说：“艇长，我干反应堆已经十多年了，我现在身体不好，我不能再干了，或者让我转业，或者让我改行。我很热爱核潜艇，只是不能再干反应堆了。每次出海，反应堆一有故障，就是我去。我也不能不去，我是先进典型啊！可是，你不知道我多难受。这次我不要这个先进了，给别人吧。”

郭健康觉得他的要求合情合理，就答应他向基地政治部领导汇报。如果换别人去汇报，也许效果会好些，偏偏郭健康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负责此项工作的基地政治部副主任梁公颐见了郭健康，火就不打一处来。

“基地能有一个先进人物被挂奖章，是基地的光荣，也是基地政治工作的成绩，顾吉祥不要这个先进，你们艇上领导居然同情他、支持他，你们还有没有原则性？”

“梁副主任，这怎么都扯到原则性上去了？”

“当然是原则性问题！他这种态度，说明他思想意识不好，思想觉悟不高，是要严肃批评的。不准转业，不准改行，否则就给他处分！”

郭健康压住火气，尽量平静地说：“梁副主任，不能这样，都是人，你要这么弄的话，会影响大家的积极性。”

梁公颐说：“我们给了他很多先进，他还不满足？他到底想要什么？”

郭健康耐心解释说：“这个事不能这么看。立功受奖评先进，那只是一种荣誉，人生在世，还要有物质需求，包括生活环境的需求。”

梁公颐说：“大家都像他这样，部队还不乱套了！”

郭健康终于忍不住了：“梁副主任，我说句实在话你可别不愿意听，你这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！你也是机电干部出身，你应该比我了解反应堆。顾吉祥任劳任怨地干了十多年，他的孩子先天身体畸形，他个人白血球比正常人要低很多，他有点个人要求怎么了？你觉悟高你怎么不到反应堆舱里去和他一起排故障？”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

“我怎么了？我说的都是大实话！”

梁公颐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和他纠缠，就问：“你们艇员队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机电干部改为指挥军官的很少，大部分人的最后出路是改政工，因此我们建议送顾吉祥到海军政治学校学习，培养他当副政委。”

“这种人怎么能当副政委呢？”梁公颐冷笑道。

“他怎么就不能当副政委？”郭健康说，“他干了这么多年核潜艇反应堆，干得很好，这就是觉悟，这就是境界！”

“可他现在不想干了！”

“这不是他的错，是领导干部的错！”

“领导怎么错了？”

“领导为了树这个典型，就一再叫他在这个岗位上干，不顾他个人利益，这么个干法，谁能受得了？当先进没有好处，只有奉献，将来谁还愿意当先进？”

梁公颐被郭健康怼得没话可说了，憋了半天，只好说：“这件事需要政治部党委讨论决定。你回去等通知吧！”

结果，基地机关经过激烈争论，郭健康的观点得到大多数基地领导的赞同。基地政治部党委决定，顾吉祥奖章要挂，专业要改，学也要上。挂上奖章以后，他就被送去海军学院上学了。

此事在艇上影响很大，大家认为艇长郭健康关心爱护部下，跟着他干有奔头。

五

88艇员队要去接新艇了，这是基地党委半年前就定下来的事情。基地杨司令用计留下郭健康，就是准备让他当新艇的艇长。为接新艇，郭健康从各个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。尽管他来核潜艇是为了赌一口气，不是那么心甘情愿，但既然来了，他就要把工作干好。他非常欣赏美国总统卡特的座右铭：为什么不是最好的？

能不能干好是水平问题，想不想干好是态度问题。态度决定奋斗目标和努力方向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态度决定成败。

潜艇艇长的级别高，常规潜艇艇长是副团，核潜艇艇长是正团（新式导弹核潜艇艇长为副师），但是艇员并不多，常规潜艇按编制是五六十人，普通核潜艇按编制是百十来人。早期潜艇军士长是干部的时候，每个艇上的干部与战士的比例是1:3，也就是说，每三名艇员当中，就有一名干部。后来军士长改由志愿兵担任，干部与战士比例是1:4。核潜艇的比例与常规潜艇基本相似。陆军的一个团有上千人，一些驻扎比较分散的单位，有的战士服役期满了，连团长的面也没见过。潜艇不同，艇长和战士常年生活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，天天见面，就和陆军的连长差不多，吃喝拉撒什么都得管，当个潜艇艇长，要比陆军团长累多了。

郭健康每天经常想的问题是：我需要部下做什么？部下需要我做什么？

郭健康需要部下做的无非是工作上的事情，部下需要他做的无非是关心他们的实际问题：个人进步，家庭生活，等等。

郭健康平时住在潜艇宿舍，只有周末才能回家，有时候还要留队值班，他经常利用业余时间找部下谈心，因此对他们家庭的情况都比较了解，特别是对部门长和军士长这一级更加了解。艇上的部门长和军士长一共有30多人，郭健康对他们的情況可以说了如指掌。

郭健康认为，一名潜艇艇长，必须是潜艇的灵魂；要想成为潜艇的灵魂，必须对部下有感情。这种感情体现在关心部下、爱护部下。

牛三强的爱人病了，家里来了电报，当时艇上训练任务很紧，要出海，他知道离不开，就自己把电报藏起来了。因为电报都是经过艇上文书接收的，郭健康知道了这件事，等出完海一靠码头，就把牛三强叫来了：“家里来电报了？回去看看吧。”

牛三强非常感动。自从上次被郭健康“整治”了一回之后，虽然他在全艇做了检讨，却一直耿耿于怀。郭健康让他威风扫地啊！现在他终于发现，别看艇长有时有些“霸道”，有时也还有些“柔情”。

牛三强探家回来，带了一点家乡土特产，想向艇长表示个心意，就跟别人打听艇长家住哪里，打听了一圈儿，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。原来郭健康有一个原则：一不讲老乡关系，二不收部下送礼。他从来不让部下到他家里去，有事到艇部去谈，这样就避免了许多是非。

六

不久，郭健康带领 88 艇员队从造船厂接回一条新艇，舷号是 803。潜艇从造船厂出来开回基地，一路顺利。舰队和基地的很多领导来到码头上迎接。码头上红旗招展，锣鼓喧天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潜艇靠码头，将是艇长最露脸的时候。当然，如果靠不好，也是最丢脸的时候。

早期的核潜艇靠码头，一般需要拖船拖带，靠上码头最少也得 20 分钟，到了郭健康他们这些第二代的艇长，就很少用拖船了。这也给靠码头带来了难度。

核潜艇靠码头，在时间上要精确到秒，要把风和流的速度都计算好，如果靠码头的速度是 3—4 节，流速是 1.5 米/秒，2 秒就是 3 米横移，早 2 秒钟，就可能贴码头上了，晚 2 秒钟，就可能离码头 3 米，再晚 2 秒钟就是 6 米，就靠不上去了。所以，艇长对风和流的情况要非常了解，还必须对自己艇上车和舵的情况非常了解，特别是舵令下去以后，什么时候能上来，要了解得非常准确。每一个水兵的反应能力都不一样，有的 9 秒，有的 10 秒，艇长下口令的时候，要知道是谁在下面执行命令，要分秒不差，才能在不用拖船的情况下安全靠上码头。

那天，郭健康在港外就要了专门靠码头的倒车。因为核潜艇的惯性很大，他要的是后退 3，舱内回了车钟，一般情况下，10 秒钟这个车肯定上来。可是，10 秒钟过了，后退车没有来——郭健康没有看到艇尾那种回翻的浪花。

当时舰桥上一片和平景象，基地司令杨碧辉和几个业务长都在舰桥上面，他们在和码头上迎接的人群招手。从进港到码头一共就三百多米，以郭健康的能力，靠

上码头也就十几分钟的事，大家已经在准备下艇上岸了。

郭健康大声询问舱内：“没有倒车，怎么回事？”

杨碧辉在舰桥上说：“来了来了。急什么，那不来了么！”他把艇尾的航迹看成是倒车水花了。

杨碧辉的职务虽然比郭健康高，但郭健康是艇长，是他在操艇，此时不能听别人的，必须根据自己的判断发布口令。他立即换了个车令：“后退4！”

这个口令下去，车钟和口令都上来了：“后退4到！”

郭健康一看倒车还是没来——艇尾仍然没有那种回翻的浪花，有些紧张。这时艇已进港，离码头还有三百来米。郭健康急切地问舱内：“后退车没来，怎么回事？”

这时杨碧辉他们也不吭声了，舰桥上鸦雀无声，大家都感觉到有些不对头。如果后退车来了，潜艇的惯性就小了，可潜艇还在呼呼地原速往前走，离码头只有二百来米了，眼看着就要撞码头了，郭健康马上下口令：“立即抛锚！”

后退车没来，只有靠抛锚了。

杨碧辉说：“抛什么锚！别别别，别急着抛。”

舰队和基地首长在码头上等着欢迎。杨司令认为抛锚很丢人，哪有抛锚靠码头的？在甲板上负责抛锚的舵信班长扭过头来问：“到底抛不抛？”

郭健康果断地说：“听我的，抛！”

郭健康做出这个决定是需要胆量的，杨碧辉是基地司令啊，一般的人是不敢和首长抗命的。可是情况紧急，不抗命就会有撞码头的危险。

郭健康口令一出，“哗啦啦”一声锚就抛下去了。锚链发出的噪音非常响亮，为平静的军港平添了几分紧张的气氛。

这时潜艇离码头还有一百七十八米远。锚链只有25米，锚抛下去之后，潜艇拖着锚链跑。舰桥上的人非常紧张，杨碧辉额头上的汗都出来了，连忙问：“怎么回事，后退车怎么没来？”

副长对着舱内喊：“要撞码头了！”

码头上的人也吓坏了。舰队副司令都急了：“为什么不倒车？为什么不倒车！”

这时潜艇离码头还有一百来米，这个距离是非常不好控制的。郭健康要了个左满舵，准备抢滩。就是搁浅也不能撞坏码头啊！他下令拉了“损管警报”，随时准备潜艇破损时进行堵漏。

艇艏原来是对着码头去的，一要左满舵，艇艏就“哗”地让开了码头。郭健康一看，艇舷就要靠上码头了，接着要了右满舵，结果潜艇就带着锚，“哗”地靠上去了。原来他放长了锚链，仍然没有用，还是拖着跑，锚就是挂不上海底。

郭健康命令撇缆，缆绳带上去以后，码头上的人紧张得都不知道往系缆桩上盘缆了，所有的人都在用手拉缆绳。那哪能拽得动？艇带着缆绳往前跑。

郭健康拿过大喇叭喊：“放缆绳！”谁也没有放，可能根本没听见。

还有一缆还没带，只有一个小战士在那儿等着带一缆。郭健康说：“小伙子，你会盘缆吗？”

小战士说：“我会盘。”

郭健康说：“你先放松，松了以后再把它盘上，懂不懂？”

小战士说：“懂。”

郭健康下令撇一缆，小战士把缆绳接着就盘在系缆桩上了。这时锚也起作用了，倒车也来了。潜艇稳稳地停在那个地方。从进港到靠上码头，一共只用了3分钟。一次险情，让郭健康创造了一项核潜艇靠码头的记录，不过那是一次不可复制的“非正常记录”。

后来基地给码头上的那个小战士立了一个三等功。那么多人，就他不慌张。他带上的缆绳避免了潜艇撞码头。

当时正值冬天，天很冷，后来发现，几乎所有的人都出了一身汗。核潜艇是单车单舵，亏了舵效好，要是舵效不好，也麻烦了。

7舱没给倒车是怎么回事呢？原因出在电工副操纵长林春亮身上。这个人能干活，能吃苦，但最大的毛病是胆大技术差。人家是“艺高胆大”，他是“艺差胆大”。此前郭健康曾跟别人说过：“将来我们艇出事故，非出在林春亮身上不行。”

郭健康也和他本人谈过：“你要好好学专业，胆子还不能大。”

作为艇长，郭健康对艇上每个人的情况都比较了解，这次靠码头之前，他就对操纵长宋根荣说：“老宋啊，你这里没事，到7舱去，看看电机。”

宋根荣说：“林春亮在那儿呢！”

郭健康说：“林春亮不行啊，他胆大技术差，我不放心，你一定要去。”

宋根荣说：“好，我去。”

郭健康嘱咐道：“你一定要去啊。”

宋根荣说：“放心，放心。”他答应得很好，实际上没去。他入伍时间比郭健康早一年，资格老，有点不买郭健康的账。

事情也凑巧，就在潜艇进港的时候，突然动力装置保险跳闸了。按说，林春亮把闸挂上就完事了，可他还挺负责任，要去检查。郭健康要“后退3”，他没给车，却把车令给回了，然后去测量为什么跳闸了。

后来郭健康要“后退4”，他把“后退4”的车令也给回了，继续检查。等上面的险情快处理完了，他一看没什么毛病，这才给车。

郭健康问林春亮：“你为什么这样干？”

他说：“我一两分钟就完了，我晚点给你车，有什么关系？”

郭健康说：“靠码头是一两分钟的事，一分钟不来车，就会出事故，别说两三分

钟了。你是猪脑子啊！”他狠狠地把林春亮骂了一顿。

郭健康问宋根荣为什么不到7舱去，他说：“我是按部署执行。”

郭健康气得大吼：“我不是专门和你交代过了吗？”

吼归吼，郭健康却不能把宋根荣怎么样，因为真要较起真儿来，宋根荣确实是按部署执行的，板子打不到他的屁股上，而林春亮就不那么容易逃脱处罚了。为了让林春亮接受教训，也为了引起别人的重视，郭健康让机电部门拿一个处理意见出来。白金满马上召开支委会，决定给林春亮一个警告处分，并让他在全体军人大会上检查。按照程序，机电部门支部拿出意见，经艇党委批准，这个处分决定就生效了。没想到支部刚刚开完会，郭健康就连续接到好几个为林春亮说情的电话，说情的还都是基地机关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有业务处的处长，有首长的秘书。这让郭健康有些意外，林春亮是什么人？他怎么能调动这样多的关系？郭健康心里说，林春亮差点让一条刚接回来的核潜艇撞了码头，给他个处分并不为过，要是真撞了码头，那就不是一个小小的警告处分了！

不过郭健康想先搞清楚，到底是谁在背后操纵了这些说情的人。他把林春亮叫到办公室，开门见山地说：“林春亮，你能量不小啊！”

林春亮嘿嘿一笑：“艇长，你这是表扬我还是批评我啊？”

郭健康眼睛一瞪：“表扬你？我要处分你！”

林春亮赶紧收敛笑容：“艇长，我知道我错了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！”

郭健康说：“你还知道你错了啊？那你说说，你到底错在哪？”

林春亮支支吾吾好半天，也没说出他错在哪里。

“说啊！”郭健康催促道。

“我不该没给车就回车钟。”

“还有呢？”

“还有……我不该在那个时候去排除故障……”

“还有呢？”

“还有……还有什么……我就知道了。”

“使劲想！”

林春亮皱着眉头想了半天，哀求道：“艇长，我真的想不出来了。”

“那好，我提示你一下，你们支部决定给你处分，开完会不到两个小时，我就连续接到为你求情的电话，怎么回事？”

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”

“痛快点！不说清楚我给你严重警告！”

“别呀，艇长，我说。是这样，我媳妇的娘家和梁副主任的爱人沾点亲戚关系……”